

《數學教育》：屬於大家的共享園地

黃毅英

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

背景

維持一個學會是一件殊不容易的任務，尤以大眾在白天都有自己的工作，有兩次充數主事人的我（八十年代初曾任香港數理教育學會數學科召集人，後為本會創會會長）怎會不知箇中滋味？幸得家樂兄（現任會長）及玉麟兄（現任主編）不倦的投入（當然不能不提前任會長振業兄奠下的基礎），學會會務蒸蒸日上。藉《數學教育》慶賀第 30 期之刊行，於此謹繫以數言，以表祝賀。

最初進入教師行業，深感老師普遍單打獨鬥，不少教學資源未能共享，實屬可惜。當年接觸香港數理教育學會，他們舉辦簡單如交換校內試題的活動已甚受歡迎。當時教師感到難以尋找純數科數學題，我們搜集整理了一批供會員郵索已視之為壯舉，可見當時專業交流之不足。

聖經裡有著名的五餅二魚故事（馬太福音）。說數千人聽耶穌說「登山寶訓」。但大家都沒有帶足夠食物，耶穌說晚了，大家餓了起來，於是耶穌吩咐門徒把五餅二魚在群眾中傳遞，結果不只足夠各人吃飽，而且在收集零碎過後，竟裝滿了十二個籃子。這當然是說出耶穌的神蹟，但亦聽過有神職人員作如下的「現代化」解釋：其實耶穌知道每人都有帶來食物，只是不好意思拿出來，然而五餅二魚卻引發了大家潛藏的寶貝（食物），於是就變得豐盛了。

這顯然並非主流說法，姑妄聽之，我亦無意深究箇中真偽，只是想帶出專業團體可以扮演的角色：專業團體可以有「實」的一面，有鮮明的立場和看法，也可以有「虛」的一面，盡量「沒有個性」，只是空出一個平台，讓意念自由地交流從。上面交換試題的例子就是想做到「大家備課大家用」，資源的藏庫，又豈局限於五餅二魚？

學會成立之初，即邀請黃家鳴先生籌組一本半年刊。*EduMath* 一名是列志佳先生起的，封面是他設計的，寓意學數學好像唱歌般充滿樂趣（見

圖)。中文找不到更好的名稱，《數學教育》一名亦不過不失。最初低成本製作，第一期以影印機複印數十本於創會研討會中派發，後來稿件漸多，家鳴兄（及編委會成員）親自編校，艱苦經營，印行數量亦開始不是自己可應付。還記得第四期（最後一期不交與印務公司印行）出版時，為趕及年會，交與沙田中心一所影印公司複印。年會前一天傍晚起貨，駕車與家鳴兄往取，從狹窄的影印公司中領取沉甸甸的幾箱期刊搬到車上，情境歷歷在目。縱然製作質素與今天有天壤之別，但每一期都是血汗的成果，情況就像母親生孩子一樣，不管人家說他是好是醜，總是最疼愛的！

願景

在《數學教育》出版初期，我們貫徹「攪活專業討論」的理念，幾乎在不同場合都宣傳此刊物的存在：包括寄贈各大學圖書館（當時沒有經費免費送中小學）、各友好團體及與境外交換期刊（業界一直有此習慣，早期我主理香港數理教育學會《數學通報》時已與日本和內地的一些期刊作交換），甚至向一些素未謀面，但於數學教育有見地的人士（如境內外的數學家 and 數學教育家）寄與贈閱本，並作邀稿。希望他們的稿件不只充實了《數學教育》，亦把它的涉獵面拉闊。所以它與傳統學報不同，《數學教育》（起碼初期）並非「守株待稿」的（其實不少有名的學報，亦均有邀稿），而這亦是主編（及會長）不成文的責任。故此當時主編與會長有若干本免費的《數學教育》，用意不是酬謝他們的辛勞，而是希望他們手執著這些贈刊，去拉多些稿回來（因為邀稿有時需要向對方贈送一本讓他對《數學教育》有一個認識）。

我們的想法是希望透過刊物促進專業對話（就是今天所說的「社群論述」discourse）、活化專業討論。我們深信只要老師有討論教學（不只是那兒有特價——一笑：當然我無意貶低這些閑話家常的交流），教師專業化就有希望。所以當時我仿效了中大出版社「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」的做法於 1996 年發表了「香港數學教育另類報告」。其後於 2000 及 2004 亦各做了一次，希望有一「民間」（非官方）的專業看法。在《數學教育》中亦曾討論教育政策，包括新課程和數學課程全面檢討等。

然而我們很重視對話與交流，所以在我們心目中，希望讀者拿著《數學教育》不只是（單向的）閱讀或學點東西的，而是刺激進一步的思考，甚至提出反對意見，又或不同的觀點等。

記得其中一篇文章，振業兄說我加得太多「編者按」（補充資料）了。若果（任何人，不一定編者）認為文章有所不足，應在下一期才回應上一文，這樣對話才能延續。

故此我們很珍惜一些略為粗糙的文章。太多「大塊頭文章」或「作者有頭有面文章」會把大部分前綫老師嚇跑。《數學教育》就會變成只是供給大家仰望的「又一本期刊」。當然我們希望作者投稿是認真撰寫的，但在風格方面，我們希望兼容並包，尤其希望刊登一些「課堂小品」（外國所說「teaching notes」）。甚至談談如何出一道測驗題，只要言之有物，我們均無任歡迎，而假若行文格式有所缺憾，編委會（在行有餘力時——因為編委會也是業餘的）可考慮幫忙修飾。總之，當時的想法是，盡量促成多些和多類型文章的刊登，而基本上（除非論的不是數學教育、有明顯謬誤、涉及誹謗之類）是不會退稿的。這才會做到活化專業討論園地之目的。

當時因國內時局混亂，不少廟宇失修，據云清末民初「四大老」之一的虛空和尚不停到處維修，但都只是做了最基本的，有人問他，既然要蓋，為何不蓋好一點。他說，我們都做完了，後來的人做什麼事？（見南懷瑾《習禪錄影》）這恐怕就是朱光潛所說「我們所居的世界是最完美的，就因為它是最不完美的」的一種藝術（《無言之美》）。尤其教學涉及「人」，「人」又是千差萬別，所以任何教學上的問題不應期待有一些權威「一錘定音」，只要專業對話能不停止，教與學的種種現象才能不斷的得到打開。

一個小插曲，當時我們於第五期曾設計這麼樣的一個封面（見圖）。由蕭文強教授（數學工作者）寫了「數」的這個字、請了列志佳找一位學生寫了「學」字、由列志佳（教師）寫了「教」字、我寫了「育」字。雖然後來因為某種原因沒有採用，「四維共濟」（見創會詞）的想法至為明顯。

前景

於全人之努力下，《數學教育》已具一定規模，隨了無盡「隨喜」外，不想說些什麼，圖添大家作壓力。不過猶如不少團體都在面對的，現時流行說「接棒計劃」（*succession plan*），有些專業團體會章規定會長不許連任超過一屆，這自然殊不容易，卻迫令當中的人不得不培育第二梯隊（當然每個學會有不同條件）。例如我在每一次發表另類報告時均希望有其他人（甚至小組）接續，不只把它變成一個傳統，且會更客觀。

我們也可以把「有多少前綫老師投稿？」、「有多少不認識的數學教育工作者主動投稿（而不是為了「評職稱」）？」、「有多少查詢和跟進討論？」作為一些奮進的目標。於此 30 期之慶典，謹此作無限的期願與祝福。



作者電郵：nywong@cuhk.edu.hk